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六

衍教所由生之義

樂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賈公彦釋曰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大司徒云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又按樂記云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故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臣按此主教萬民而言故賈公彦單引閨門一條若宗廟之中則萬民有不得而同聽者族長鄉里亦萬民所同舉父子兄弟則孩笑提抱未出閨門者亦得而聽之也然則父子兄弟之和親乃天地之大樂樂教行於閨門之内萬民之所以親附也

大司樂掌教國子六樂六舞與大宗伯別職同官以樂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孝友

賈公彥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此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之上其祇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許應反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若詩陳古以刺幽厲剴枯愛反諷倍文曰諷倍音佩誦以聲節之曰誦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同韶大夏大濩大武

鄭康成註曰此周所以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徳如雲之所出民得有族類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大咸咸皆也池施也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徳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徳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徳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寛治民而除

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賈公彥釋曰此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時教之舞內則弱冠舞勺成童舞象勺象皆樂章與舞人為節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惟有風雅頌就三

者之中有比賦與故總謂之六詩

鄭康成註曰教瞽矇也瞽矇主諷誦詩以刺君過故教之也風言聖賢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以六德為之本此六德疑是中和祗庸孝友注疏以彼教國子此瞽矇是萬民故取大司徒教萬民之六德以釋之

賈公彦釋曰凡受教者必以行為本故使先有六德為本乃可習六詩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此官與樂師通職當教小舞時互相足此文舞若武舞則教干戚也

鄭康成註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雉羽也

臣按古之教萬民教國子自幼少以至成人自至貴以逮至賤莫不以樂司徒之教既先之以六德

六行矣而其教之六藝則尤重于禮樂此其人乃
氓庶凡庸之人而且教之六代之樂則後世之士
所老死而莫之知者而古者委巷之中閭門之内
且童而習之雖欲不風移而俗易烏可得也師氏
之教國子既已至德敏德孝德孝行友行順行矣
而大司樂又教之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而後
及于樂語樂舞其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之六者二十以上之大舞也而樂師又教之以舞

勺舞象籥師互教之以舞羽吹籥以至瞽矇廢人也以其職在于誦詩以刺君過則教之以六詩而以六德為之本盖其漸摩之久涵泳之深其孝友之德行和平之聲容相與融浹滋養及其用之于郊廟燕饗聘覲賓賢習射則有以極誠盡敬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非徒鏗鏘舞蹈之為觀聽也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先王孝治之大端而後世教人之方無由復出于此治之所以卒不

逮于古也

儀禮鄉飲酒之禮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鄭康成註曰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事勞苦自

以為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賈公彦釋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讌食以鹿鳴詩也或為君出聘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為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豫歌此三篇使習之也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賈公彦釋曰按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序有其義而

亡其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鄭康成註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間代而作以下皆然）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

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旣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賈公彦釋曰按詩序由庚萬物得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與南陔白華華黍同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鄭康成註曰合樂為歌樂與衆聲俱作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

也婦人房中徒絃歌之燕饗乃有鍾磬之節也　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

臣按鄉飲酒禮作樂之節升歌一笙二間三合樂四而鄉射不歌不笙不間但合樂志在射畧于樂也燕禮若臣子有王事之勞與之燕則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小雅逸篇辭義皆亡笙入三成三成者正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遂合鄉樂不間也若舞則勺秉干舞而奏勺詩所以勸有功為異于常燕餘並同于鄉飲之有歌笙間合也大射之儀升歌惟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三終而不用南陔白華華黍不間不合不

告樂備亦是禮主于射畧于樂也盖鄉飲鄉射同是大夫士之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二禮相為首尾者也燕禮諸侯之禮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二禮亦相為首尾者也而飲燕之樂則皆從其備射則皆從其畧者射又以樂為節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天子騶虞諸侯貍首卿大夫采蘋士采蘩有所用樂于後不得不畧于前也禮記射義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然則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明而後比節于樂而德行可觀矣此其行禮之先且後用樂之備與略皆立教之深意也鄉射之止有合樂也但用其正用之國風也大射之不間不合也但用其正用之小雅也鄉飲則上取諸侯正用之小雅燕禮則下就大夫正用之國風若諸侯兩君相見則又上取而歌文王合鹿鳴天子燕聘問之臣則又皆下就而歌鹿鳴合鄉樂總之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所以

勉人忠君敬事成身立名者也然以天子之尊乃下就于鄉人所用之樂者明乎施教自上而下二南風化之始天子以之教諸侯諸侯以之教大夫大夫以之教其鄉人父子兄弟夫婦同聽之者君臣上下長幼亦同聽之者也此先王之樂其所樂而博愛廣敬同欲于衆庶兆民其教之所以不肅而成者矣

春秋左傳九月考仲子惠公之妾之宫為仲子立别廟落成而祭也將萬

萬舞也
馬公問羽數執羽人數於衆仲魯臣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始用六佾也隱公五年

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于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

臣按林堯叟曰節八音而行八風者使人手舞足蹈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故曰舞者樂之主也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序次人情阜財解慍使不蘊結也臣以為中和祗庸孝友之德樂之本也然而德之蘊結于人心者無以節而行之則欝而不宣其于人倫之際亦有所膠固執一而不能有生則惡可已之樂故為之手舞足蹈以將其烝烝之性肅肅怵怵之心達其溫凊摩搔拜伏擎跪之迹

惟天子所見者大故得備其物數其為降殺亦如
五孝之等差但禮不下于庶人耳若乃僭越非據
則本心先亡無如樂何也春秋書初獻六羽之義
則杜預之言簡而盡矣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

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音肖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

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同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襄公二十有九年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自周南以下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故季子依聲參時政知其興亡理亂也

國語周語二十三年王将鑄無射而為之大林鍾之單覆也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六尺為步武半步為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尋常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夫有和平

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行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臣按周景王既立子猛又欲立子朝將欲廢子猛遇心疾而崩致王室之亂累歲不息此其父子之間孝慈之道既已拂亂其常其耳目觀聽反易謬亂不待于聞淫樂而震眩而又鑄害金以速其禍

單穆公伶州鳩之言不特論夫樂理亦參諸人事也

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臣按虞舜大孝武王達孝舜則克諧底豫武則世德作求此其功德之象于樂者未有優劣也孝為德本大與達要之一致又不原其性反之異以為優劣也魯之有韶箾舊矣夫子嘗聞之矣何以在齊聞韶而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葢魯樂不能無

差舛而陳敬仲奔齊獨得其傳也賓牟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夫子優劣韶武失傳與不失傳之異非闗舜武有優劣也

周惇頤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

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臣按經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其發端之辭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則作樂之本而自古聖王之樂未有不出于此者也世俗之樂相沿已久妖淫愁怨淪浹于人心而

不能驟反故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齊宣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導之以與民同樂亦一時之權辭耳豈真謂今之樂與古之樂無異哉通書所以窮其禍敗必至于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止也

張載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正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

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盖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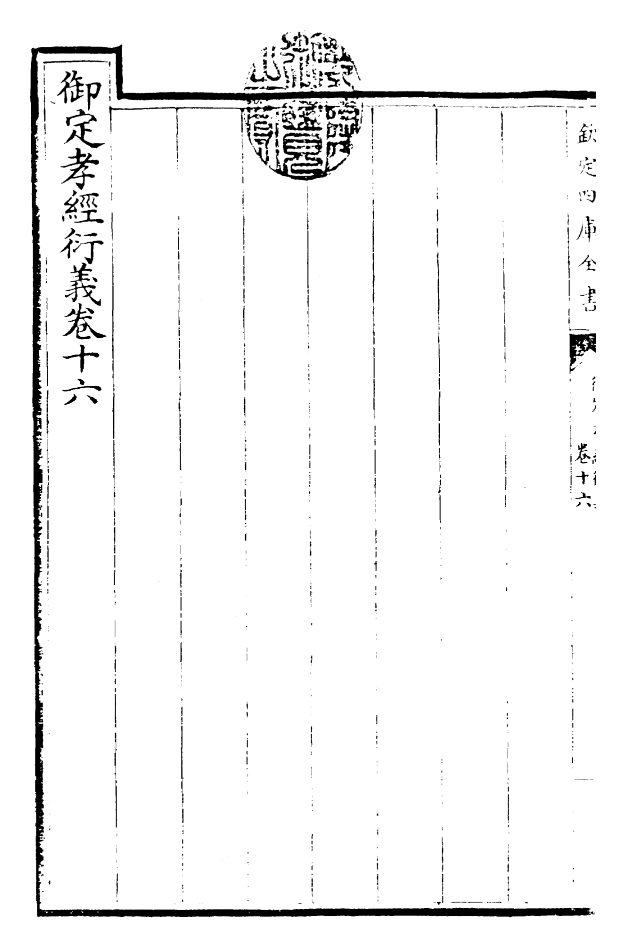
臣按大樂與天地同和所謂和者親愛而不流于昵嚴敬而不近于乖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乃樂之教所由立矣故曰樂自順此生後世反此六順雖欲不哀而哀已極其爲樂也有所以寫其呻吟咨嗟之情思而後自以爲快者矣此司樂之教所爲必先樂德也

朱熹曰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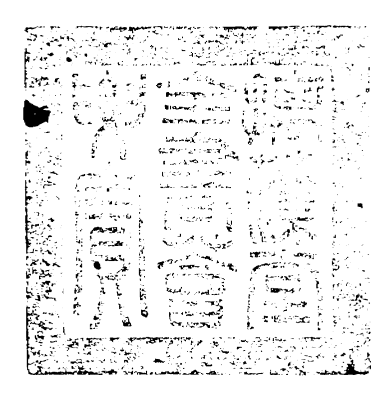
音并考其律吕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述教化訓戒及賔主相與之情人主待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

臣按朱熹所論通上下言之今民間所傳鄙俚詞曲宜一切焚燬禁止勿敢復作士大夫家燕會亦以新撰製樂章從事拔本塞源風俗自移易矣

已上樂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六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三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易賁卦名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之舌反

臣按賁卦内離明外艮止君子法離以明庶政法艮以无敢折獄葢政先而刑後猶禮先而樂後也

五禮之屬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出於禮則入於刑矣而君子又有所不敢焉於是乎班布科條申嚴誡約使民有所嚮方如夜行以燭使民不敢狎玩如火烈難犯故取象於明庶政既明而民猶有干吾禁者則是為下而亂在醜而爭然後可以折獄致刑也吾方且明之則是吾所以導之使知所避防之使知所畏者猶未至也未可以加之刀鋸斧鉞也故无敢之云取象于止要惟山下有火則

然若火在天上則為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象傳天在山中則為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大畜四五爻辭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矣其在於經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貴之時義也

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臣按洪範以五行生數為次序而于土則曰土爰

稼穡此所謂天地之經也此以五行剋數為次序王者所以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也水能灌漑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此天地所生之材而王者之政因而疏鑿鑽灼鍛鑄剋削耕墾播種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及皆由相剋而有無窮之用此以天地為之府藏者也故謂之六府如是則有以養民矣於是乎教之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正其德

工作什器商賈貿遷以利其用制節謹度養老恤孤以厚其生三者則又國之政事故謂之三事總六府三事之九者皆以成功次序使可歌樂其勤者當戒勅而休美之怠者則督察而威罰之其為科條禁令亦已明且信矣而又勸之九德之歌者以是九者作為有韻之言使人便於記誦比閭之中兒童婦女皆出於口而入於耳較之懸示象魏屬民讀法者尤為親切斯善政所以無有敗壞也

則天因地聖王之政此九者盡之矣而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庶人之孝也五等之人惟庶人為多庶人之孝皆天子之所成就孝治天下故當以養民之政為先矣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所陳洪大範法也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穎達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為先

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衣食足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故司空爲四也雖有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

臣按八政自一至四皆民之所用以養生送死之事為政之所先務也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司寇詰姦慝刑暴亂而亦謂之政者戒之使入於禮禁之使不入於刑者是政也賓者人之所以相交接如比長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即是賓也師者人之所以相保聚如守望相助即是師也凡此八者皆著在邦法以與天經地義民行相為終始循此則治違此則亂得此則彛倫叙不得此則彛倫斁者

也

畢命（周書篇名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此其命辭）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臣按表宅里以明其為善病其為惡殊井疆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此為不忍遽加之以刑故有是政也郊圻舊所規畫而重分明之封疆守備亦舊所設立而謹慎堅固之惟恐不備不虞以致

於用兵故有是政也故曰政先而刑後重虧人之身體髮膚也

禮記王制篇名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曰齊其政不易其宜又曰齊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也以防淫

臣按宜者山林川澤物產之宜取便於俗不能盡同同禁其淫僻而已此不齊之齊也凡縱欲敗度肇於飲食僭儗無等成於衣服各安其土俗之所有謂之宜若非時之物難得之貨即為淫矣故飲

食有常衣服有節政之首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異別者五方之器械如考工記周禮篇名以補冬官所論粵鏄田器燕函甲也夫人而能為鄭刀宋斤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此其土俗之宜也然而奇技淫巧則必有禁故事為有度異別有法政之次也度量數制則不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有宜有不宜者習俗相沿其長短大小多寡廣狹參錯不能畫一亦謂之淫故度量有權制數有等政之終也如後文所

云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及用器不中度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之類乃齊之之實也比亦聖王教民用天因地謹身節用之事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者欲去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者已來家期不從政

方慤曰夫人莫哀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于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臣按此亦聖王孝治天下博愛廣敬之一端也

禮運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猶安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音效下同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于山川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制度之興始于宮室故本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臣按經言天明地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故聖王孝治天下發號出令特寓之於天地鬼神使萬物莫不聽命焉蓋政者以己正人之名聖王明察天地致敬鬼神先立於無過之地而後教人以順天時因地利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賴其器用安其居處使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養非直神道設教而已此所以其政不嚴而治者也

周禮天官冢宰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大宰天官之長

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此惟春官獨無其則政象秋官則刑象地官則教象夏官冬官今亡亦必爾也

鄭康成注曰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之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率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小宰天官之副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康成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

臣按鄭注於正月言周之正月者所以别異於正歲之為夏正建寅之月也謂於建子之月始調和六典八法以下之事和說即當頒此治職文書於

諸侯邦國卿大夫都鄙至建寅之月懸此於雉門象魏使萬民共觀始對終而言懸之是為終也乃者緩詞其頒布文書所至有遠近先期布之剋期懸之欲所在同日也必十日而後斂藏之欲遠近之徧知也國法常定每歲容或有小損益其間復須畫一更新表示以警動萬民之耳目俾皆服從惟恐其干國禁而即罪戾貽厥父母羞辱也

地官司徒鄉大夫之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營五州各掌其鄉之

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年終將考其得失令州長之官皆計會政教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于鄉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表懸之也大夫也于其所治之國

臣按禮樂政刑皆教此道藝之中有禮樂而云教法者政也違此教法即八刑糾之矣故鄉大夫從司徒分得一歲之教法遂分與州長以下至比長

節次相承又於建寅之月使羣吏攷量其法表懸所治惟恐民不及覩於象魏所以重申屢戒使之不犯也

州長二十五百家為州州長管五黨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合也聚也其州之民而讀法對衆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春秋二時祭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臣按鄉管五州中大夫一人為州長有教則有治政令所以輔教治也法則其條目也會合一州之民而讀此教法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春秋祭社讀灋亦如正月之吉者衆之所聚易以生奸所以隂示督責戒約也至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教令宜審又屬民而讀之使其觀于象魏者益易曉也

黨正五百家為黨 黨正管五族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

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禜敬反祭水旱之神）亦如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賈公彥釋曰一鄉有二十五黨故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州長惟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與民彌親故七讀法族師十四讀法

彌親民於教亦彌數也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學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

族師（百家爲族族師管四閭）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每月朔日）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音步或音蒲爲人物烖害之神）亦如之

閭胥（二十五家爲閭閭胥管五比）各掌其閭之徵令（即下歲時以下之事也）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戶口多少）辨其施舍（老弱者施舍不役）凡春

秋之祭祀（禜酺）役政（田役）喪紀（飲射）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賈公彦釋曰既比則讀法者族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閭胥官卑於民為近讀無有時節但是聚衆之時既比則讀法也又閭胥親民更近故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人聚則有教比之濾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觵爵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觵撻罰之事

比長五家為比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亦作罪奇居依反衺似嗟反則相及

賈公彥釋曰比長管五家家數雖少亦有治法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相和親者五家之内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相連及然使不犯也

臣按法者先世之典則當日之事例正月之所布正嵗之所懸也謂之法則條分縷析不厭詳明而

其爲用則戒休董威以成其德行道藝者也其自
鄉大夫以至比長所治之家多寡雖殊各治掌其
所治之政令此政令受之於司徒者故黨若閭胥
猶有書其敬敏任䘏罰其失禮之權以至五家爲
比一比之内有罪相及使之重犯法也其讀法之
疏數則歲或四或七或有十四或無有時節但衆
民聚會則戒飭之而比長不言讀法者朝夕相規
誨相糾察者也聖王之教雖若至爾而及其成也

周詳而不急遽聖王之政雖若至嚴而底于治也
忠厚而無刻覈此其盡愛盡敬不敢惡慢之心自
一本而萬殊自萬殊而一本聯絡灌輸無有隔閡
所謂必先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行周官之法度
者也後世乃有議其煩苛而難行者斯亦不達於
政體者矣善乎明臣高攀龍之言曰古者令民五
家為比其教始於比長閭胥聚衆讀法書其敬敏
任恤而掌其比𨻳㯖之事盖已昭然道之向方矣

至於州長以歳時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行成而後鄉大夫以登於王盖勸戒森嚴故民聽不惑其必為善也如氷之寒而火之熱必不為惡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豈獨其性然哉所由來者遜矣夫有善惡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賞罰有賞罰而後有勸懲上之人昭民德以示之又嚴勸懲以一之若之何士不務於道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

夏官司馬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掌邦政以平邦國正天下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隔絕通其財利徙有之無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尺丈釜鍾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邦國相侵虐同其好善好為風所高善為俗所尚

賈公彥釋曰施教設治之方先須均其度量權衡是以天子巡狩及王者新升皆為此事故堯曰及舜典皆陳數器之等

臣按舜典所陳乃是巡狩之事堯曰論語第二十篇所陳

謹權量乃王者新升之事此合方氏之職皆無與司馬之灋而為其屬者政典以正天下固不止於用兵矣

訓方氏掌道言也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四方諸侯之政事及其君臣上下皆有善惡為王道之也誦四方之傳道誦說往古所傳之善事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新出之物

賈公彦釋曰布告前所道所誦之事以敎天下使知世所善惡也觀新物知民善惡之情若王制云命市

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臣按此以政教化其民宜為教官之屬而屬之政官者司馬辯論官材司徒訓練甲卒有分職有聯事互相敬飭由近及遠自內達外教之所以不肅而成政之所以不嚴而治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七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八

衍教所由生之義

政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

臣按朱熹集注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以正之理言道之以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言禮則兼樂而政

刑亦不可以偏廢故朱熹以為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臣以經義處之則孝又德之本矣故夫子對季康子言孝慈對或人言孝友皆本之本也

子路曰（孔子弟子仲由）衛君（出公輒）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齊夢龍曰祖非禰也而禰之（輒繼靈公是禰其祖）父非讐也而讐之（輒拒其父蒯聵）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衛人君輒）名之不

正孰大於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范祖禹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臣按政者所以教人德行道藝者也衛輒以子拒父是孝德先虧以言乎序則紊亂昭穆以言乎和

則稱兵犯順不序不和則所以施之法制禁令者皆妄矣其何以糾其不率勢必至於淫刑以逞故為政之道以正名為先於凡事皆然而在衛為尤亟矣春秋書衛世子亦正之之一節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

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張栻曰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已者也為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欲仁其本歟

臣按仁即孝也欲仁得仁是因親教愛因嚴教敬

政之不肅而成者也張栻以欲仁為本可謂知政之教所由生矣然所謂惠不費勞不怨是養民之政力役師旅之政博愛者之不敢惡於人也泰不驕威不猛是正直其心以為政祇祓其身以出政廣敬者之不敢慢於人也是以謂之德敎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去聲納之吝謂之有司

臣按四者賞罰之不當也不敎而殺是國家無政矣故虐為首惡也不戒二句之義宋儒謝良佐言之詳矣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周官士師之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二曰誥三曰禁四曰糾五曰憲先後猶左右之也）所以警昏愚懲惰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視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

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若夫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而列在四惡者澀縮靳惜致誤事機有功不賞與無罪而誅均非國政也揆厥所由則是敢於惡人敢於慢人耳此四惡之所以必屏也

孟子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泰山明堂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詳見嚴宗廟毁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

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小雅正月之篇哿工可反矣富人哀此煢獨可也

臣按九一世祿關市澤梁之政行之平日則四民皆有所養矣惟煢獨之人則無四民之業故當治世則待澤於王者當亂世而不勝困悴甚可哀憫如正月卒章所云也明堂為王者所居以出政令

之所如耕者九一數大事非是巡狩時始布於諸侯者蓋以視察諸侯之政如何應行慶賞如何應有戚讓如漢法部刺史奉詔條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也六條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則所云發政施仁

必先斯四者亦是抑豪右卹貧弱之意耳若乃鰥寡孤獨癈疾者皆有所養亦在平日不待坐明堂朝諸侯而後發此仁政也西銘曰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有文王之心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朱熹集注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朱熹又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也

臣按詩之二雅西周盛王之政教號令也天保治內采薇治外凡朝聘燕饗治兵振旅之事以其成規定制言之則為禮樂征伐大刑也故唐虞兵刑一官以其戒誓禁令言之則曰政王者之用禮樂有政以教其

必為之王者之用兵刑亦先有政令以敎其必不為之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葢二雅之世春秋以前也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曰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曰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之為禮樂征伐也審矣春秋思采薇天保之盛而不可復見因魯史而舉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大夫陪臣所

以僭禮樂專征伐者還之天子不得已也盖君天下曰天子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至公無私正已以正人之不正罔不率從莫不震疊其義存乎教天下而大權不可以下移也隱二年書曰鄭人伐衞說者以為諸侯專征伐之始謹始慎微之意於是乎在矣自是以後日尋干戈用相報復五伯代起狎主齊盟人稱斯師彼善於此天下但見有兵爭耳雖有大禮盛樂在上者錫非所錫在下者據非

所據人而不仁無如之何迄於晉之悼公三駕復楚幾與首止河陽爭烈而其事乃在衰哀之際春秋於溴梁之盟特書曰大夫盟夫子之意以為所由來者漸矣若夫寶玉大弓之竊是盜而已春秋於事之失未遠者猶思正之弓矢斧鉞諸侯之所得受賜於天子者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於諸侯之近乎正者齊桓晉文因而正之若夫大夫陪臣則不足正乎爾其人愈微則其失愈遠雖或假仁竊義

以為名而已之不正必不能以正人故夫子答季康子問政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亦不屑之教誨也已夫子嘗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至於魯定公之十年夾谷之會明正禮黜淫樂刑優施兵萊人歸田隳都郭章著績其初制於中都也七寸之棺五寸之槨民是以知有親也為司空也溝先君之兆而合之墓民是以知有尊也為司寇

也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民是以知造言亂名之刑也飲羊之風既息讓畔之風已行反郥讙虞芮之質成墮郈費崇侯之因壘比夫子之政也夫子之實事也其在於詩其大雅之正雅乎故自序之而不爁於伐也然則行在孝經者亦在春秋矣

程顥論十事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臣按周官六鄉六遂其政教不同者葢互言之耳六鄉所主德行道藝之事非不教以稼穡之事也六遂所主稼穡之事非不教以德行道藝也四民之業農居八九先王立教以稼穡為先次第及於財用貨賄以孝友為本次第及於睦婣任卹經所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也一比一鄰之政即為一鄉一遂之政六鄉六遂之政即為君天下子萬民者之政此所以天下為一

家也

十曰分數古者冠婚喪祭器用車服等差分别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制度不足以檢勅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别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

臣按三禮雖殘缺未嘗不傳也有宋一代未嘗無新禮也而顥云然者政教弛而不張其等差分别雖在如峻壘之將圯如重隃之漸湮夫人皆將踰

越之而無所顧忌滅天理而窮人欲要君無上非
聖無灋非孝無親至於平阜盈壑而莫之怪經所
謂此大亂之道也故政也者制百姓使不陷於刑
者也後王為治禮樂不興所恃政刑而已而政又
不立及陷於罪從而刑之豈不哀哉故夫分數之
宜明也於孝之分五等見之矣
朱熹曰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
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

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姦頽不舉之處人之蒙恵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臣按經言聖人因嚴敎敬因親敎愛即繼之以聖

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而朱熹云為政尚嚴又云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葢古人以誠莊對威嚴非武健嚴酷之謂也因嚴敎敬者由日嚴之心擴充之至於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是則本愛親之心愛人而又以敬親之心敬人也故凡綱紀文章關防禁約皆云吾敬而已矣未嘗有意於作威也其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則所感應者然矣豈以武健嚴酷而後勝其任哉

薛瑄曰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也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啓下人之玩而已又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旣立之後謹守無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旣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臣按法者政之規矩其定之也宜審其播之也宜詳其守之也宜固其施之也宜平其期之也宜豫吾之所防範禁制者如事父兄則不可不孝友處族黨則不可不睦婣接朋友則不可不任卹皆天理之所固然而非人情之所不欲者故法立而人自不敢玩非有督責也故曰不嚴而治

高攀龍曰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

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

臣按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父母生之皆望其為聖賢於其卒也賢不肖如天壤之懸殊則司政敎者之過也漢荀悦有言敎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必使人人守法則閭比之立孝友之書乃政之先務矣

以上政之教所由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八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衍敎所由生之義

刑

易蒙卦名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音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胡炳文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視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

敷五教在寛之道也故洺

臣按書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以五典敷布於民而折絶其入刑之路也然而固陋昏愚之人告之弗喻引之屢違非示之以刑不知警畏所以有學校之刑官府之刑以威罰其不警不敏欲使天下之民皆惇厚乎五典而已而其終不可變者不得不致於辟是以始於櫎爵夏音假楚而極于誅殛放流也蒙之在初其蔽未深發之為易伊訓曰具

訓於蒙士庶幾其改之也若其終則至於擊伐矣不得而復舍之也刑之而脫去其械亦如今言姑念愚民無知從寬責放耳在周官為嘉石之罷民脫其桎梏而役於司空者也象言以正法也猶張釋之（漢文帝時為廷尉）言法如是足也既已痛懲而不暫舍令其改過自新是法如此而更重之民將無所措手足矣所以為吝也先王之制刑罰以赤子視斯民雖其不率吾敎不忍遽絕之也以為此非故

犯乃童稚卑小蒙闇無知故爾桎梏之為已甚則所以愛其髮膚身體而欲保全之者豈不至哉

豐卦名象曰雷電皆至威照並行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孔穎達疏曰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為豐也君子法象天威而用刑罰亦當文明以動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故君子象於此卦而折獄致刑

臣按上經之噬嗑下經之豐旅中孚皆有刑獄之象惟豐直言折獄致刑則是斯民父母之遺體死而不可以復生斷而不可以復續在此時矣而君子法離之照法震之威情得當(去聲)是肆諸市朝無容寛假若天道之變怒電激雷迅非復平日之光霽雖惷愚頑冥大奸元惡皆將變容易慮以俟復常而必不敢於袒裼裸裎詬詈淫褻者故曰無非教也臣故獨取豐之象傳繼於發蒙之後以釋刑之教

所由生以見不改之於髕劓夏楚之日則必至放流誅殛而無可追悔也若噬嗑之言明言勑旅之言明慎言不留中孚之言議言緩則未有如豐之果於戮人者也故羼之省刑罰一條云

書舜典曰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以典常也刑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本末垂掌官府之刑扑作教刑不勤道業撻以夏楚金作贖刑坐不戒慎者使出金贖罪眚過誤災不幸肆赦不待宥贖而直赦之怙有恃終再犯賊刑不聽宥贖而必刑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朱熹曰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弗用問贖刑非古法曰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贖鞭扑耳夫既巳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遠方彼此兩全之道也此指誤殺傷人者言之也

五刑有服服從其罪無怨恨也五服三就行刑當就三處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朝市

五流有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宅三居所居之差有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

臣按五刑之說不同呂刑以墨劓剕宫辟為五刑魯語以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為五刑舜典五刑傳以為與呂刑同也三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為原野朝市甸師孔傳依魯語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肆諸市朝謂甸師之戮施於王族所謂隱者也不當列於三就之中故分朝

市為二并原野而謂之三焉流有三居之差量其輕重以為遠近大罪四裔所謂四海之表也其次九州之外即王制所云東方曰寄西方曰棘南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也其次千里之外則因罪人所居之國為斷焉古有鞭刑如春秋傳所云魯鞭圉人犖齊鞭徒人費衛侯鞭師曹三百是也扑亦官刑之輕者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傳以為即學記之夏楚益稷所謂撻以記之是也出金贖罪傳

以為黃金孔疏云黃金今之銅也古贖罪用銅其來久矣唐虞刑法可考者如此或曰五帝用象刑重辟之外不應有劓剕宮是則不可知苐讀舜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即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者也幽州為北裔三危為西裔羽山為東裔崇山為南裔其地絕遠為三居之最重者盖其罪大矣或曰充之故臣故貴之或曰協於八議故從輕論是又不可知苐以象恭黨惡逆命圮族之罪而止

於此則其他可知矣成周之時尚云刑措漢文之世尚云斷獄四百几於二帝哉今制以斬絞流徒杖為五刑盖出於漢文帝罷除肉刑之後歷代明君賢相再三詳覈而後定二死以當古之重辟三流以當古之三居罰徒以當漢世城旦舂鬼薪白粲輸作司寇笞杖以當古之鞭扑無肉刑則刑者得以自新而哀慘之狀不經於耳目有放流則莠民有所屏棄不得為纍於鄉里而又通之折贖以

惠老弱婦女綦盡善矣第當嚴飭吏治謹守成法於以肅姦慝而衛柔良興太平而成善俗雖萬世不易可也若夫寓欽恤於威斷之中求明允於課吏之日則在乎賢君相矣

大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熹曰但觀皐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此所以好

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得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為寃而奸民之犯於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臣按此雖皐陶歸美帝德亦自言其執法之意在有司則枉殺無辜妄免有罪俱為失職矣故皐陶自言有司之法不可犯也民知帝德仁愛而理官執

法宥非私恩刑非私怒輕非姑息重非過予至正而不頗大中而不倚無辜者必不枉殺而有罪者亦難幸免好生惡殺之至孚於民心自然不為犯法之事故曰非旣抵罪而復縱舍之也此五刑章之所以著於經也歟

甘誓夏書篇名夏王啓之時同姓諸侯有扈氏逆王命率衆覩征之有扈發兵拒啓戰于甘也將戰誓師史叙其事因以名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六事之人變卿言事者幷戒軍吏下及士卒也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威虐侮慢五行怠棄三正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子小反斬斷之義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臣按此諸侯逆命征討之刑用甲兵而陳原野者也禹征有苗班師振旅俟其自服故在流宥之條矣孔穎達曰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謂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廢棄此道言亂常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禀承不敢専也據此則刑有大小皆以教民敦典在司徒八刑糾之者在司馬九伐以正之也其在于經無君無法無親俱莫大之罪廢君臣之義即為失父子之道失相親之恩又已缺友恭之誼所以五行三才之理無不反易謬亂也此六

師之所必加而五刑之所不宥者矣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誓衆之辭稱天以臨之也

康誥（周書篇名武王封弟為衛侯入為王司冦此其誥命之辭是也）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陳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寇盜攘竊 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殺越人傷人顛仆于貨暋音敏強也不畏死罔弗憝徒對反惡也未至于死

蔡沈集傳曰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貨財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

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猶孝經言天明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于弟惟弔音的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于我執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也矣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孔穎達正義曰言將有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

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於他人言其極者于親言其小者

臣按此見慎刑罰之權衡輕重皆由天理之自然非後儒飾喜飾怒之謂也子傷厥考心弟不念天

顯乃比於强盜殺人得財之律並不在赦原此頴達所以證據經文以為緣心立法者也於人言其小者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於司徒之八刑為不任不恤之類也於親大者乃逆命毆罵殺害先王制刑以為此口不可道耳不忍聞之惡在三千條之外所以深塞逆源則彼八刑之糾不孝不友但以傷厥考心不念天顯正其罪可知也然此不孝不友之事其惡尚微為之父兄者因而容隱其

究也父則疾惡其子兄不鞠哀其弟則天之所與五常之道乃大泯亂矣于法骨肉之親得相容隱而隣保以比伍相及則有以告於執政而絶之於未甚之時所謂刑兹無赦刁小懲而大戒以全其骨肉之恩非遂加等於强盗殺人之律也後世法經乃著明不孝之罪與寇盗叛逆共編十惡之條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乃制其横流而不能絶其涓涓之始者矣

君陳周書篇名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親自監之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事因以名篇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弗辟予曰宥爾惟宥惟厥中斷之以理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狃貫習之義毀敗五常亂風俗之教三細不宥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

臣按君陳以孝恭之令德繼周公事任經所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者君陳其人也當不至於徇君

之喜怒而曰辟則辟宥則宥者矣而訓辭若此之嚴厲者君操生殺之大柄而不可有生殺之私心也習姦宄壞五常亂風俗雖或細故三犯不宥此亦以司徒所糾比重於司寇之誥姦禁纍惟孝友之人能斷獄矣

呂刑周書篇名呂侯為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録為篇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宫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臣按經言五刑之屬三千與此文同邢昺正義曰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屬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吕侯入為司寇訓暢夏禹贖刑增輕減重條有三千則三千之條自穆王始也今按大辟減五之三宮辟減五之二剕辟如故所倍增者墨劓二輕刑夫子作經不據周禮而據吕刑亦有取其好生之心也

禮記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音倫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臣按制獄正謂斷刑也論作倫謂人倫之理也郵與尤同謂誅責之也即者即此以審其曲直事謂本人所犯之事麗謂各附麗于所犯之條止科其當得之罪不緣已愛憎有出入不承人風旨有偏頗也如渭橋犯蹕止當罰金盜高廟玉環止當棄市皆張釋之為廷尉時事事詳漢書中間别無他情則法如是足

也為親者諱為尊者諱情理之自然者也邢昺于論語直躬章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深得此意蓋同居之人知而不首則當從坐原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故放免其不首告之罪也郵罰麗事是入之權其親義乃出之罰且如此刑之加慎可知天倫有五而君父為大斷刑而不原父子之親則有證父攘羊而楚葉公沈諸梁以為直者經之所謂悖德也故夫子折之曰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不立君臣之義則有
衞臣元咺愬其君成公而晉侯文公以為直者經之
所謂悖禮也故襄王折之曰君臣無獄君臣皆獄
父子將獄然則為士師者不可以不知孝經也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賈公彥釋曰此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形體之例
言形體是人之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
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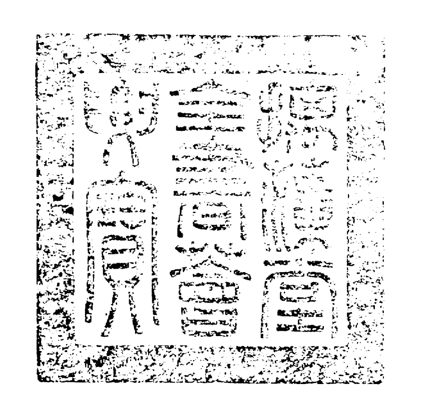
盡心以聽刑焉則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臣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如登高臨深且有毀傷之慮此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下堂而傷其足既瘳矣而猶有憂色者也古之君子畏罪懷刑終身惴惴焉大懼于不免且死而以全歸為無憾者豈過計哉周官司寇佐王刑邦國鄭注孝經説曰刑者侀也賈公彥以為出孝經援神契五刑章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是則刑罰之刑訓為形體之

例不獨王制有是說也父母之遺五官百骸完好成就一陷於罪則虧體辱身是成者變而之斷之死也形氣之所成者變而之斷之死而刀鋸之所成者不可以變而復續復生此聽獄制刑之君子所以聰明忠愛之交盡也蓋聰明之人每失於渾厚則有峭刻之法忠厚之人又失于不精明則有掩蔽之患君子之明之至誠之盡推其頃音跬步不忘之心以待天下之人子此錫類之孝于此足徵

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十九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